

藏館本其

203523

向红透专深
的目标前进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2
34

355192

0734

203523

向紅透專深的目标前进

西安日报編輯部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西安

向紅透專深的目標前進

西安日報編輯部編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109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陝西省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787×1092毫米1/32·3倍印張·72,150字

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0 定價：(5)二角六分

統一書號：T3094·59

前　　言

根据讀者們的要求，我們將本报开展的“怎样达到紅与專”討論中所发表的一部分文章，編輯成这个小冊子。这里收集的23篇文章，既理論又实际地批判了对待紅与專問題的錯誤觀點，并且指出了知識分子走向又紅又專的途径。很值得一讀。

正确地对待紅与專問題，是知識分子思想上兩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場灭資兴无的思想革命。知識分子必須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逐步地抛弃資产阶级的世界觀，樹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觀，把自己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紅色專家。

对于資产阶级知識分子說來，这种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轉变。知識分子的这种轉变愈彻底，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就愈有作用。当然，这并不是經過報紙上的一次討論或几次批判会就可以彻底解决問題的，重要的問題还在于今后实践中不断地自覺地努力。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觀，逐步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积极响应党的八屆二次會議听提出的全党各级干部、全

國知識分子和技术人員都向又紅又專的道路前进的偉大号召，向着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道路前进！

西安日報上組織的“紅”與“專”討論，就是为了促進知識分子自覺地辯明是非，走又紅又專的道路的。我們編選這個小冊子，也是為了幫助更多的人在實踐中學習和參考。為了便於讀者對這次討論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本書還附錄了劉星、余謙反對紅透專深的文章和他們後來的自我批判。

西安日報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七月

目 录

- 必須紅透專深 郭沫若 (1)
怎样达到紅与專 謝覺哉 (2)
附：謝老給西北工业大学團委会的一封信
关于紅与專問題 周揚 (6)
——周揚同志給西安日報編委会的一封信
- 同青年們談談紅与專 老舍 (8)
- 克服資產階級个人主義的障碍，沿着“又紅
又專”的廣闊道路前进！ 丛一平 (11)
紅專不可兼得論是錯誤的 侯外庐 (31)
兩個錯誤觀點，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劉端棻 (38)
- 談談制訂“紅專規劃”問題 王魯南 (48)
- 紅透才能專深 岳勘恒 (52)
只專不紅是难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侯宗濂 (55)
重要的問題在于轉变立場 江仁寿 (58)
略論紅專難易 林牧 (62)
紅会妨礙專嗎？ 陈叔陶 (65)
談紅專关系 申由 (67)
駁“自然紅”論 赵泰琦 (70)
不能走回头路 陈端炳 (73)
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謝美岸 (75)

- 大破个人主义 力爭紅透專深……………凌雨軒 (80)
小个人主义也要不得……………姜 樸 (85)
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是
 “保本政策”的“綱” ………………何煉成 (88)
为什么对个人主义如此多情……………閻省三 (91)
共产主义思想——革命者进步的真正动力…廖盛祥 (93)
談“天才”和“勤奋” ………………尊、鳳 (96)

附 录

彻底清除个人主义，

- 坚决迈向“又紅又專” ………………劉 星 (99)
沉痛的教訓，衷心的感激 ………………余 謙 (103)
我对紅透專深的看法……………(106)
 ——西北大學學生劉星給西安日報編輯部的信
我所走的“平稳”大道……………余 謙 (109)

必須紅透專深

郭沫若

紅是思想立場上的問題，專是業務技術上的問題。兩者的辯証統一就是“又紅又專”，“紅透專深”。

但紅是第一，專是第二。紅能保證專，專不能保證紅。蘇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仅仅四十年，科学技术已把美英拋到後邊去了。我國黨員同志，解放以來鑽業務、鑽技術，比專家們跑得快。看反面的更易明白，最好看日本。儘管成了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野心還是拋不掉。日本的學者們也有同樣的情形。

今天的要求是必須“又紅又專”。但紅而不專，為害小；專而不紅，為害大。紅而不專的害處是搞不好業務，專而不紅便容易成為右派，走入反社會主義的邪途，很危險！

有的人把我作為標準，這不是“力爭上游”的態度。我也在不斷努力，求得“紅透專深”，求得具備着共產主義者的風格。不是向我看齊，應該向黨員看齊。我們大家都應該學毛主席，學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方法，走群眾路線，密切聯繫實際，發揮最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把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紅旗，插在每一人的心靈和腦里！

1958年6月14日

怎样达到紅與專

謝 覺 威

“紅”与“專”的問題在全国各地展开討論，暴露与批判了許多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看法和想法，結論都是要“又紅又專”，而且要“紅透專深”。

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資本主义社会是白的，活动在資本主义社会的人，一般总是白的，服务于資本主义越久的專家，專越深，白也越透。同样，出身于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人，自然也是專越深，紅也越透。

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資料所有制的革命已經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的革命，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上、习惯上的白的影响或白的殘余仍盘踞在一些人的脑子里，有的尚在作怪，有的一时潛伏，遇有机会又囂張起来。老的資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白的，对于“紅”格格不入；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学生，对于“紅”也常常有抵触情緒。于是議論就出来了：先“專”呢，还是先“紅”呢？可不可以“只專不紅”呢？“粉紅色”就可以了罢？这就需要大爭大辯，粉碎不正确的觀点建立正确的觀点，即是說在觀念上破資产阶级、立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資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把知识与劳动結合起来，和劳动群众結合起来，他

們知道為誰在干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後者則否，他們不是從勞動中去吸收智慧，而是想獨占知識去驅使勞動者。因而他們不能和廣大勞動群眾一起，學習勞動群眾的經驗和智慧，以豐富與提高自己。前者紅得透，專也越深；後者留戀着白，或只在白上塗上點紅，因而其專也不見得高超。

要解決“紅”與“專”的問題，最好是亲自投入到工業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勞動行列里去。有些老的知識分子，看到工農勞動者層出不窮地創造，知道自己的專家寶座已不穩了，須要到工廠到礦山去鍛煉，去提高；真的去了的話，就會走上新的專的道路，白里會透出“紅”來，以至白的完全消失，而不只是白上塗“紅”。機關干部下鄉下廠已半年多了，許多同志到那裡就愛上了那裡，學得了東西，也創造了東西，他們“紅”了，同時也“專”了。

西北工業大學的青年同學們走的道路完全對。各地中學、高等學校也都是這樣做，農業合作社、工廠、礦山直接辦的專科學校更是如此。邊學邊做、邊做邊學、越做越“專”也越做越“紅”。

1958年6月17日

附：謝老給西北工業大學團委會的一封信

西北工業大學共青團委員會：

我很高興地看了你們的來信。

你們已經走上了“又紅又專”的勞動者”的道路，因而就必然成為優秀的建設社會主義“又紅又專”的勞動者。

五千名青年學生百分之百地參加了勤工儉學活動，八百人參加了工廠的生產勞動，四百人參加地方工業生產的設計，這是一個偉大的令人鼓掌的行為。

記得毛主席1942年在整風報告里說：

“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點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整頓黨的作風”）

現在有很多人還要遵照這個指示做，即老的知識分子要到現場去工作，進行思想改造，使不紅的專變為紅的專；工農出身的要學習理論，不能滿足於現在的紅，而要達到“紅透”而又“專深”。

這裡，不能不羨慕你們的幸運了。你們不象以前的知識分子僅僅向書本上找知識而是同時到工廠里到車間去找知識，以証實書本上的所得并創造出書本上沒有或不完全的東西；你們不象以前的勞動者，只是出汗出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讓知識為不勞動者占有，而是有知識者即是實際勞動者，成為名副其實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

這多么好！躲在試驗室、書齋里，能說不能做，不算“紅”也不能算“專”。只有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里，邊做邊學、邊學邊做，才能越來越“專”、越做越“紅”。

祝你們的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成功！積極的

更加積極，不積極的也升為積極，在我國現代工業化上放出
異采！

謝覺哉祝賀

1958年6月14日

关于紅与專問題

周揚同志給西安日報編委會的一封信——

西安日報編委會的同志們：

“紅與專”的討論，極有意義。這是無產階級思想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鬥爭。從討論中就可以看出，在不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還有很深的影響。所謂“只專不紅”、“先專後紅”、“多專少紅”等等論調，都無非是企圖堅守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陣地，步步為營，寸土必爭的表現。無產階級一定要徹底搗毀這個陣地，寸草不留。“少紅”不行，必須“紅透”，否則就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

我們的社會和學校，應當只培養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而決不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人聽到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被歸在剝削階級之內，很不舒服，這是用不着的。其所以把他們列入剝削階級，並不是說他們在經濟關係上有什么剝削行為，而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精神上和剝削階級有深刻的聯繫，他們在對待許多問題上時常表現剝削階級的觀點，例如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就是突出的例子。共產主義革命既然要徹底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一切殘余，就決不能容許這種殘余在知識分子頭腦中長期保留並且繼續傳播，不但不加以揭露，而且多方的加以掩蓋、美化。這是不能容許的。

“紅”，以什么为标准？主要标准就是和劳动人民結合。“紅透”就是結合得紧。紅与專相結合，只有通过参加群众的阶级斗争与生产劳动的途径，通过知識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途径，才有可能，除此以外，再无別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知識分子工农化、工农知識分子化，这就是人类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根本步骤，也是紅与專相結合的广闊前景。我們正在为此創造一切条件，我們向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将会在較快的時間內，使我們邁进共产主义的大門。

上面只是一点感想，不知对你們是否有用？

周揚

6月21日

同青年們談談紅與專

老 舍

我对紅与專的問題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須紅，人人須專，沒有例外。

是先紅呢？还是先專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原来是老革命战士，非常的紅，可是因为参加革命斗争，顧不到專。他現在就該注意到專，因为我們現在正建設社会主义，非專不可。以他的紅，再加上專，他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也必能要求自己作到頂紅頂專，以期頂好地为人民服务。

另有某些人，是来自旧社会的專家。他們專，可是不紅。所以他們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社会主义不无抵触，不能全心全意地为新社会服务。他們應該赶紧紅起来，作到又專又紅，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既紅了，就会要求自己更紅一些，更專一些，以期逐漸能夠达到頂專頂紅，頂好地为人民服务。

青年們呢，不論是紅多于專，还是專多于紅，不論是兩样都有一点，还是兩样都沒有，都該立即双管齐下，要求自己又紅又專。青年富于理想，又有勇气，一定会这么要求自己。

有的青年說：还是先專吧，以后再說紅。这是輕視社会主义，而重視个人，应当及早糾正。要不然，日久天长，个人主义日深，就不好扭轉了。

有的青年說：我已紅了，不用再專。他根本沒有紅；若是已紅，他必然不會這麼說話。一個已紅了的人必然知道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非專不可，怎能說不用求專呢？

有的青年說：我要先專，以便專的快，省得紅與專交叉下，兩樣都耽誤了。這可能是不願意求紅的借口，也可能是幼稚的顧慮。咱們的老干部中有許多原來本不會打仗，可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就學會了打仗，而且有不少成為軍事專家的。他們鬧革命是紅，因為紅，所以也達到了專。假若他們說：不行啊，我得先學會打仗，再鬧革命，革命恐怕就鬧不成了。青年們，咱們現在是鬧社會主義革命，既是青年，就有革命干勁，就該紅、專兼顧，也能紅、專並進。

有的青年說：紅能幫助找專的快嗎？當然！紅是革命干勁，用革命干勁干什么都會又快又好。不過，這可得是真紅，不是以紅為手段。以紅為手段是自欺，也就得不到真正的鼓動力量。

有的青年說：我剛在中學畢業，就參加生產勞動了，怎能夠專呢？所謂專者，不一定是指大學畢業，或什麼博士學位而言。我們各有工作崗位，都能在本崗位上越來越專，只要我們明白自己的工作與社會的關係，肯勤學苦練地不斷鑽研。科學院里有專家，鄉下的老農也是專家。科學院的專家能教給老農一套辦法，老農也會教給科學院的專家一套辦法。他們都專。他們遇到一塊，交流經驗，彼此都能更專。我們一時還不能把所有的青年都送入大學或科學院里去，我們就仗着所有的青年都積極勞動，熱愛工作。有勞動熱情的就肯鑽研業務，就會有所發明與創造，越來越專。

有的青年說：不紅也能專。要不然，資本主義國家怎麼也有專家呢？不錯，資本主義國家的確有專家。可是，那些專家並沒幫助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他們只裝了一脑子知識、技術，可是怎麼應用他們的知識與技術却不能自主。他們的刀把兒在別人手里拿着呢！這豈不可怜么！我們生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我們知道為什麼要專，為誰專。這是莫大的幸福。假若我們不珍視這幸福，而堅持不紅也能專的看法，不肯紅，只求專，我們就辜負了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需要紅而專的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都應欣幸地以紅而專自期，沒有例外。